



後漢書
十五



伊 8
1.735
51



特
1735
51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後漢書七十九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此係八年八月八日
州諸人
月山由一
郎君同
所購以贈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般音卜 滿反曾祖父嘉呂魯詩授元帝仕至上

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呂父任為郎中世

傳魯詩呂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

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為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

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呂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

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

後漢書

卷八十八

右師細君

姓右師

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

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

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迺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

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舉孝

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傳

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几杖入屏不趨贊

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卽問顯宗曰咸有師傅恩而

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

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曰

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

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曰

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

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

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

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

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

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曰明

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曰恭爲後恭性孝

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曰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

年曰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

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

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曰爲榮初

後漢書卷九十九

父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呂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已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已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

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迺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已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已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

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才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已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已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健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已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號曰召父

父建武中為卷令

卷縣屬滎陽郡卷音丘圖反

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

傳曰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

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

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劔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

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

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

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

上音時掌反下同

仁自

曰年未五十不應舊科

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

士令

北宮衛士令人秩六百石

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曰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

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曰縑錢及帝崩時諸

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

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

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

寬惠為

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

右署上司

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

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

中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厮

役遂棄車馬去到健為資中

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

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

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曄卒業迺歸州召補從事不就

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

而歎息曰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

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曰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曰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曰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箋薦也薦成毛義也

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為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隆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曰授同郡后

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季公於是德為大

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

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曰後亦

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

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

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

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

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儀議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木壇皆三尺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

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

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眾傳周官

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曰古

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

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

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

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

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即睦孟嫡子也

又瑕丘江公傳穀梁

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

公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

東緡今兗州金鄉縣

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

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

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

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

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

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

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

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尅已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

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

力弔反

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已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

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

堪字子穉河南緡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

一毫未嘗取於人己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竝起宗族老弱

在營係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劊刃宗族賴之郡中咸

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已供賓客

及為長吏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為縣令謁府

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為左

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為侍御史再遷尚

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

用十八年己病乞身為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

號曰二穉十二年呂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呂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呂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復重音直容反呂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己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子普

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呂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諡曰節聞其高名遣使齋玉帛請呂為師望

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呂為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

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
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
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
迺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
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
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
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遭逢也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
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
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
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

漆縣今商州辛平縣

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

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
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
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
聖人深意已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之舌反而多引圖
識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
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已
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
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為步兵校尉坐投書怨謗豫免廖歸國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
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

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

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

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已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
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已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

後漢七十九
審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

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單解者乃宣此義不出于已此言為允也

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

與守文同說又呂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

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呂難二傳作公羊墨守

言公羊之義不可攻

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術深

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迺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

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呂清苦

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

又呂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

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

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

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

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

徒千餘人劉表召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

言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

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呂問該皆為通解

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

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開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為太守

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偏又不熟悉唯詳五

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仕為公車司馬令

呂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

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

詩書

陸賈為太中大夫時前稱說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為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

光武中與吳耿佐命范

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竝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

符二祖勞謙尼運三年迺謹

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謹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

今尚父鷹揚

方叔翰飛尚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鳩彼飛隼翰

能深入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為將也涖臨也鳩急疾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

攻敵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毛詩曰載橐弓矢橐所以盛

賢人也宜得各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

淑性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偃也論語曰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

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迺巨

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磐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

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磐長尺有咫

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黃熊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

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

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

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為有間非夫洽聞者

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邾成子于承匡之

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非夫洽聞者

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之六也莫識其端也儁不疑定北闕之前

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

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

儁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

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

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昌邑王

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

屬史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為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

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已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

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

不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能後日當更饋樂呂鈞由余勉

像呂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

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

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

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

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為平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

原文學長安令

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吏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尊儒

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已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召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涿長卒于家交反初慎曰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竝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已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為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遊庠序聚橫橫又作贊孰著蓋布之

於邦域矣若迺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不以萬里為遠而至也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羸擔負也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

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主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呂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

而繡其鞶帨揚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繁碎也鞶帶也字或作帶說文曰帶覆衣巾也音盤帨佩巾也音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無二專一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

諛之學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諛諛也音奴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

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

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也自中智已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

臣息其闕盜之謀謂閻忠勸皇甫嵩令推亡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

謂董卓欲大起兵鄭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言政化雖壞而朝夕不傾危者以經籍道行下人懼逆順之執

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

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

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暨乎剝撓自極人神數

盡易大過曰棟撓凶撓折也極終也言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群英謂漢祚自終人神之數盡撓音女教反

操之屬伐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

帝為山陽公自廢至薨十四年以壽終

豈非學之效乎跡猶尋也言由有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不循春秋至迺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塗分流別

專門竝興精疎殊會通闕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激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疎或

通或闕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干載一

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後漢書八十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大夫前書延年字幼

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

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今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

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

免刑篤呂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

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為知矣臣所欲言陛下已

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王紀曰般庚以耿在河北迫遭

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成周之隆迺中洛周成王就土

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

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

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或據山帶河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

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

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即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成卒嬰敬說高祖都關中即日車駕西都

安或知而不從久都堯塢謂光武久都洛陽也堯塢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田地薄四面受敵堯塢音古交及塢音古角友臣不

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已諷主上臣誠慕之伏

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已建武十八年二月甲

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天開極北極星也言順斗

建及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排闥闔入函谷閩闔天門也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觀阬於峭黽圖險於隴

蜀圖猶規度也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迺

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也喟然已思諸夏

之隆謂歎聲遂天旋雲游造舟於渭北航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舟也以舟相並而濟也航舟度也音胡郎反方

言關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航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

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度也楚辭曰橫大江兮揚舲也瘞后土瘞理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禮郊

甘泉祭天所也其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大駕見儒

在郊地之郊六王邸高車殿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橋

林傳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澹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規龍

首撫未央覘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覘視也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

武規模而修理也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

關所以拒外山東也客有為篤言彼培井之潢汗固不容夫吞舟培井喻小也莊子曰培井之蛙潢汗

浮水也吞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之汗瀆豈容夫吞舟之魚且洛邑之滄澹曷足已居乎萬乘哉楊雄甘泉賦曰梁弱

音天鼎反滄音烏迥反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已示姦萌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崇高也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

家未暇之故已喻客意曉喻也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

富人衍卒已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

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

上常有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劔

滄海跨崑崙楊雄長楊賦曰橫巨海乘崑崙此言踏跨喻遠大也奮慧光埽項軍彗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埽遂濟

人難蕩滌於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蕩滌謂誅之也劉敬建策初都長安解見班固傳太

宗承流守之呂文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

無異采賤人呂農桑率下呂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

不過於耳曼美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

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

有鈎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

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遂命

票騎票騎將軍勤任衛青青為大將軍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

也長楊賦曰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

疾如奔星漢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狄之總稱也燒燬帳

也妻號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深椎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號箭也釘鹿豕豕音離匈奴有左右

也鹿豕王前馳阮岸獲昆彌昆彌西域國也虜傲倭方言倭養馬人也字書倭音真字書無傲字諸家並曰傲倭為粟犢西域國名也傳

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驅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出汗血馬鞭馱馱馱馬也馱音决馱音蹄生七日而超其母也拓地

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域屬國郡領方

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楊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王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

捶驅氏捶擊也焚寥狼邛笮氏焚邛笮並西南夷號東擁烏桓蹂躪滅貊字書擁亦摩字也音

殘夷文身海波沫血穀梁傳曰越人被髮文身沫血水沫如血郡縣日南漂檠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

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檠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郡都郎暉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暉音審

東南兼有黃支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連緩耳瑣

雕題

緩耳耳下垂即僂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

摧天督

即天竺國也

牽象

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鱗

郭義恭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甲也戕殘也觜鱗大龜亦瑇瑁之屬音子期

於是同穴

反觴音以規反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

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

稽止也方言曰額顙也以前書賈捐之曰

非夫大漢之盛世

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

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

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

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

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而

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肯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

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曰育業周始祖后稷封

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厥田上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

濱據南山帶曰涇渭號曰陸海蠡生萬類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

柗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說文曰淤澱滓也顧野

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暢也爾雅曰遂生也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一金一斤金也

田田相如鑄鑠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鑄推也音甫表火耕流種

功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株引水溉之而布種也既有蓄積隄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

北據谷口東阻欽巖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關函守

嶢山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置列汧隴靡偃西戎靡音擁拒守褒

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口絕黃河之津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

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暨

磻干夫沈滯磻石也前書句奴乘隅下磻石音力對反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

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曰攻遠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

道魚笥門一人守險千人弗敢過也

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肇有十二是

為瞻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揚青兗冀幽幽并營也用霸則兼并謂秦并六

國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功為諸侯最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

奮勵而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地險固故難誅也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

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

囿篡器慢違偷忍猶盜竊也淵囿謂秦中也徒已執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忽反假之十八誅自

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公賓就始斬之也天畀更始不能引維界與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綱維故致敗亡慢藏招寇

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為赤眉所破也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群龍竝戰未

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圖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劉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

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彗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前書曰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待出言有時間出難常遇也受命

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謂滹沱冰及白衣老父等也立號高邑舉旗四

麾舉拔也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馮異吳

漢耿弇等也 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詩闕如虓虎注云虎之怒虓然也史記周武王誓眾曰如虎如羆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虓音呼

交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剗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

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剗割也音之克反謂高祖斬蛇也 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

皆鎮鄒龍淵劍解見韓稜傳說文鎮鄒大戟也音莫邪皆謂建之於皆也吳越春秋有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並星名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兵弩象也 南禽公孫北

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迺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

之疊疊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疊疊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亶亶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

瘳瘳差也而主上方已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楊子雲長楊賦曰遐萌為之不柔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子

遺猶及交趾徵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 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

留也 方躬勞聖思已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

乎荒裔信讀曰申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衽鑿錡之君結音髻前書尉佗椎

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鑿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鑿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錡音牛于反埤蒼曰錡錡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

後漢八十一

垂金寶等此並謂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

夷狄之君長也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意旨為獲無用

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左傳曰吾將略地焉

略取也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

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驗曰異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

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

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

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遽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

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

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客曰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

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澹與篤後仕郡文學掾呂日疾二十餘年不

關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呂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以勇武稱左將

軍慶忌之父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辛氏

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

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

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

五篇子碩豪俠呂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呂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

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能文章所著詩賦

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季亦呂文章顯莽呂為

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季山著出師頌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

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呂恩信為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

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諡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

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昃迨及也日月逾邁尚書曰日月逾邁逾豈云旋復月逾邁逾

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弱冠靡

所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此於赫我祖顯於殷國謂傳二迹阿衡克

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平也謂伊尹也高祖命傳說曰爾尚明保罔武丁興

商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傳說爰作股肱萬邦

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積德載重也保膺淑懿續修其道也漢之中

葉俊又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中華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傳說之事光大其勳功而用其緒亂也謂傳介

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傳喜論議正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傳晏為孔鄉侯傳商為汝昌侯建武中傳俊為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

世烈自茲已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我也誰

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

朋友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忒詩云與子契濶契濶謂辛苦也懈怠也忒差也秩秩大猷紀

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衆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法若不勤勵則

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情農自安乃其固有黍稷也誰能云作

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言所作而居息則多害其力也如彼遵衢則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則不知所終極也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

兼聽則溷於音聿辭也溷亂也志不專一徒煩勞於我心兼聽衆聲則音亂於戲君子無怙自逸徂年如

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如流言其速也少有閑暇之日也行邁屢稅胡能有迄

密勿朝夕聿同始卒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黽勉也聿循也卒終也言朝夕黽勉終始如一也

毅已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已為諷建初中肅宗博

所至也言當自勗不可中廢也

召文學之士呂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
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迺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
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
請毅為軍司馬待呂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
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呂毅
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
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免喪終喪
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
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
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
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貞王

仇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

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
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
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
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呂為東
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
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為冠族葉令况之子也得呂弱冠特蒙徵用連偕累任
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
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
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
機密端首至為尊要謂尚書今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
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
呂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呂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

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伐冰解見馮衍傳迺悉已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迺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

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兒

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

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

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

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

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詩

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

求道晚迺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

三輔多士扶風曹眾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

三輔決錄注曰眾與鄉里蘇孺文實

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 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 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 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

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

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

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

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

名三十篇呂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呂善文記知名 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千人者

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 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

永初中舉孝廉為大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 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 辟太

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

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

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

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

有異夢意惡之迺作夢賦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華博物志曰王子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呂文章

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

琦數引古今成敗呂戒之冀不能受迺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

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 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事舜於畎畝之中事瞽叟謙恭敬思盡婦

道周興二母 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也

有莘崇湯 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

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姒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姒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交母理內生十男也

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

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伊尹為之勝臣佐湯致王訓正後漢八十一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臥而晏起

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也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

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齊桓好樂衛姬不

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皆輔主呂禮扶君呂仁達才進善呂義濟身爰

暨末葉漸已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

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

道之義也其法九嬪以下皆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

為一夕夫人為一夕凡十四夕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

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舊圯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竝后匹嫡左傳曰辛伯諗周桓公淫女斃陳

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詩小雅也番幽王之后

賢德之人寵其親荷爵負乘采食名都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

而以番為司徒之官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憚大也音呼謂詩人刺

之親黨也向邑也以向為皇父食采邑也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謂惑婦已也紂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不從日

以其德不大也孤謂紂為獨夫也蝠蛇其心縱毒不辜蝠音蝠蝠即蝠蝠也此當作蝮音芳諸父是殺孕

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紂殺之尚書曰紂刳

孕婦為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寶初為天子後為人螭左傳曰螭魅魍魎村預注云

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劍也

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呂禮而競獎呂權先笑後號卒呂

辱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先家國泯絕宗廟燒燔

末嬉喪夏末嬉桀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末褒姒斃周

王褒姒為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

夫戎所殺也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

施主父憐章北面臣誦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

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

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吏宮中戚姬人豕呂宗呂

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飢探雀鷺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

敗解見皇陳后作巫卒死於外李武帝陳皇霍欲鳩子身迺罹廢李宣帝霍

之女欲謀毒太子被廢也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

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無德而貴寵者患

害之所生也左傳

曰無德而祿殃也若慎其機事則有福也

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
敢告在斯琦曰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曰為風風讀曰諷梁冀見之呼
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
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迺設書過
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
結納貞良已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
馬鹿異形乎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承相良高高遂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
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
之客哀其志已實告琦曰將軍令吾妻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
忍忍惟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
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曰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

晝日假臥

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二不脫衣裳而臥也

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

便音蒲懶堅反

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
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
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臨穎侯相徵拜太中
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今後為陳相卒官著詩
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後漢書八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代孫也升少好學多關

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鄒陽上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

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大人謂在位者也

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

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也仕郡為綱紀已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昧者

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讀曰促對曰昔仲尼

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侏儒短人能為

俳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君子仕不為已職思其憂

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郵謹龜陰之田君子仕不為已職思其憂

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已身豈已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

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九尺美須豪眉

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擯斥也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

得免壹迺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

盾諡曰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骹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贖即續也秦越人

還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

蘇有問太子蘇見史記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精脯出乎

車軛說文軛車輻間橫木鍼石運乎手爪古者以砭石為鍼凡鍼之法右于象天左手法地今

所賴者非直車軛之精脯手爪之鍼石也迺收之於斗極還之於

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

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顯言明貌竊為窮鳥賦一篇其

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穿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畢機捕

獸機檻也穿穿地陷獸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繳以縷係箭而射者也羿子毅左羿子謂羿也淮南子

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毅引弓也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

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

濟我南今振我西西協韻音先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呂書心外用告天

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呂舒

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

是故相反駁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

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孔

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

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舐痔邪何得車之多乎嫗媯名執撫拍

豪強嫗媯猶偃僕也嫗音衣字反媯音丘矩反撫拍相親狎也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傲也捷懾逐物日

後漢八下

富月昌

捷疾也懼懼也急懼逐物則致富昌

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

斯瘼之幽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

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

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群吠之信信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信信以迎吹關梁

閉而不通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而

待燃柂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及前書賈誼曰措火積薪之下而寢於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當今之執何以異此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

其蚩妍閃榆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則享榮寵而見納用榆音輸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

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

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迺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

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

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麟倚門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麟高亢婢直之貌也佞媚者見親故昇堂婢直者見棄故倚

音麟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皆寓言也執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

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

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全蕙化而為茅也

賢者雖獨悟

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

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

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

何遽怪哉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與也逢則斂衽下堂執其

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

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

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召公卿中非陟無足召託名者迺日往到

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

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迺今方遇而忽然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迺起

謂死也

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時

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

而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樊惡之車也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

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呂相明

者矣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

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陟迺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

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

門吏懼呂白之規聞壹名大驚迺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

虚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呂釋遙悚今

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為尊更啓迺知已去如

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恕也敬

壹故謂為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

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

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

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呂貴下賤握髮

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

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

惰之志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呂夙

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益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

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

人不知已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見孟子今壹自譴而已豈

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

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為

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履屨買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

誠則頑薄實識其

趣但關節疾動膝炙壞潰人有四關節請俟它日迺奉其情輒誦來貺
永呂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竝不就終於家初
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
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梁宗室子孫而

少孤貧賣書於市呂自資常疾世多利交呂邪曲相黨迺著破群
論時之覽者呂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
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
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
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呂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呂
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呂可濟否謂之和
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呂劑其味左傳齊作齊爾雅曰劑剪齊也

音子隨及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君子食之呂平其心同如水焉若呂水濟水誰能食

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是呂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

不同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呂救過為正呂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

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曰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

不穀之罪也若呂宗廟之靈得係首領呂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

諸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也夫

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

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既過能改

曰恭案此楚語之文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

之欲呂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圍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為此臺

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芊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于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鄢

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呂斃此愛而害之者也

淮南子曰楚恭王與

晉人戰於鄆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為戮

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

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子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于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言石能除已疾也

孔子曰智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

季武

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罇繫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構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

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間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

論

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

矣

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眾也言眾事恕已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

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

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也

進退周旋唯道

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

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

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離也

勃鞞呂逆文為成

厲為敗

左傳言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

管蘇呂

憎忤取進申侯呂愛從見退考之呂義也

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

斷不在憎愛呂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

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

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

北新城屬涿縣

著巴漢

興起學校比於魯衛也

庚桑瑣隸風移稷

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道以北居

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

稷音猥稷音盧罪反

吾雖小宰猶有

破礫之山居三年礫大穰礫豐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

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迺更大作講

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

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

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呂文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

知名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

之辭而終之呂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揚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為諷也

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

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

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已遺老而忘死也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

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

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迺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

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史記曰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

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蔡陳楚所滅也

迺作斯賦曰諷之宵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高陽帝

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

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

惠風春施神馳電斷華夏肅清

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武威稜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

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安也婉美也婉協韻音於願反竭四海

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祕玩爾迺攜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徑肉林登糟丘史記紂作糟丘酒池懸肉以為林也蘭肴山竦椒酒淵流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詞曰蕙肴

今蘭籍桂酒兮椒漿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已回望兮冀彌

日而消憂彌終也楚詞曰望瑤臺而偃蹇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齊

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結

風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繁手擘聲淫堙心耳乃志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

竹群分被輕袿曳華文方言曰袿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羅衣飄颻組綺繽紛組綬也綺綾也

縱輕軀已迅赴若孤鵠之失群振華袂已透迤若遊龍之登雲於

是歡憮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

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颻已輕逝兮似

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蹉也長袖奮

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縈繞纏結爾迺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

容忽兮神化化協韻音花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

柳惠能不咨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

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笛六孔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

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比目魚一名鱓一名王餘不比不行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伯牙鼓琴游魚出聽孤雌感聲而

鳴雄故乘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羈雌孤雌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

已盡群樂既考考成也歸乎生風之廣夏兮修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

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廣夏邃房下羅幃來清風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西子

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嬙毛嬙也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美者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

老爾迺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七盤而履躡也惘焉若醒撫

劍而歎醒酒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

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

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士階墨子曰虞舜上階三尺茅茨不剪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

蓬萊蓬蒿草萊之間也爾雅曰髦俊也君明哲已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協韻音乃來反百揆時

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尚書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繼高陽之絕軌崇

成莊之洪基

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雖齊

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

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

爾迺育之呂仁臨之

呂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

言楚尊事周室

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

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呂軍事徵召

既到署令史

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

進呂禮見之讓善占謝能辭對時

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竝修刺候焉

朗字景興魏志有傳

蔡邕深敬之呂為讓宜處高任迺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

選清英華髮舊德竝為元龜

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

雖振鷺之集西雍

濟濟之在周庭無呂或加

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

家訓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髻亂夙孤不盡

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禮不

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

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

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

非所呂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呂烹雞

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

竊悞邑

悞邑憂憤也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鬻割之間

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

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

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為阿宰有善績

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呂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呂

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歸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

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

多服其能理給敏也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

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栖遠趾不步局窘道也舒吾陵霄羽

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

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富貴者為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通塞苟由已

志士不相卜言通塞苟若由已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陳平敖里社陳平為里社宰分肉

均里中曰善哉陳孺子之為宰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為吏釣於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終居天

下宰食此萬鍾祿大斛四斗曰鍾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

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

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

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誼為長沙太傅見前書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

和伯樂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

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

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已昭其

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為資暮

還輒難柴呂讀書難古然字常呂禮自牧易曰卑以自牧牧養也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

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竝稱疾不到作矯世論呂譏切當時而徙

入山中覃思著述覃靜也呂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呂自寄又案漢記

撰中興呂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

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遊太學

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迺覆刺遺融

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猷令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

一見龍光呂敘腹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寵也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

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呂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

故周道呂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謝

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

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

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迺獨作箴曰

文武將隆迺俾俊臣俾使也整我皇綱董此不虔董正也占之君子即戎

忘身易曰不利即戎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鼓即忘其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尚書曰勗哉夫子

尚桓桓桓桓武貌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鷂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

揚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日文昌等地有九變丘陵

山川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為輕地我得其地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眾為衢地入人地深倍城邑多為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少彼寡可以擊吾眾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

戰則亡為死地通九變之利知用兵矣

人有計策六奇五間陳平出六奇策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

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內間者內其宮人而用之也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死間者為詐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得於敵者也生間者反報之者也

茲三事謀則咨詢總天地人之事而詢謀於眾也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

是尊臣賢案前書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作廣野奈廣野君鄴食其無韓信師事處蓋誤也周公大聖石碯純臣

呂威克愛呂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石碯殺其子厚也克勝也前書孫寶曰周公大聖邵公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曰石碯純臣也大義滅親其

謂乎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迺存

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者不足觀也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呂厲

終身邕等甚美其文呂為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

於上東門洛陽城東西北頭門詔東觀畫彪像呂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

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字子竝河間鄭人也今羸州鄭縣留侯良之後有文才靈帝時從車

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

後漢八十一

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蒲反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

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迺陰

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

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群字長文司馬朗對字伯達河內溫人

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趙為潁寇將軍見魏志衡曰文

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典略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啖肉故可監廚也

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

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

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尚書帝曰咨湯湯洪水方割行能俾乂俾使也又理也

旁求四方召招賢俊尚書曰旁求天下昔季武子繼統將弘祖業疇咨

熙載群士響臻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容熙帝之載疇誰也熙廣也載事也陛下啟聖纂承基緒遭

遇危運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言不敢懈怠也惟岳降神異人

竝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公孫弘傳贊曰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

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督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弘羊潛計安世

默識呂衡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二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上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謂子西曰夫闔閭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鷲鳥累百不如一

鶚鄒陽上書之言也鶚大鵬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全涌解疑釋結

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

而制其命終軍欲呂長纓牽致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弱冠慷慨前世美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

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呂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穆穆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

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

者之所貪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掌牧飛免驥囊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免驥

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

忿而呂其才名不欲殺之間衡善擊鼓迺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

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祖欲

衡衡方為漁陽參搥蹠躑而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蹠躑地來前躡躑足

至今有漁陽參蹠自衡始也臣賢案蹠及搥並擊鼓杖也參搥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

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

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

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杜預注左傳曰袒近身衣也音文二反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

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搥而去顏色不忤忤音羞操笑曰本欲辱

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不當爾爾因

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

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迺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棷杖說文曰棷

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

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遣

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迺更相戒曰禰衡

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

名則搥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其云復參搥而去足知參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紺反

杜預注左傳曰袒近身衣也音文二反

忤音羞

雅正也言大雅君不當爾爾

說文曰棷

大杖也音

作結反

呂氏春秋

曰飛免驥

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

辱衡乃今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制作

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禪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冑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

至今有漁陽參蹠自衡始也臣賢案蹠及搥並擊鼓杖也參搥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

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

後漢書

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呂抵地抵擲也表憮然爲駭憮然怪之也音撫衡迺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呂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識記也音志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呂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

上釋名曰外袂而長曰蒙衝以衝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迺訶之衡更熟

曰死公云等道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之問事也解見宦者傳欲

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卽時殺焉射徒跣

來救不及祖亦悔之迺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旣動篇辭爲貴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動而篇辭作斯文章之爲貴抽心呈貌

非雕非蔚雕斲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楊雄

賦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

蜀川中鳳崗氏園周南

獨行傳第七十一

後漢書八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
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也須得狂狷之人
 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
 此蓋失於周全
 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
 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
人之好尚不同
或為或否各有所適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
謂劉茂衛福也
 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
戴就陸續也
 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
范成張劭也
 蹈義陵險死生等節
繆彤李善也
 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
措置也
 載之則貫序無統巨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漢書卷八十一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

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

太子多橫天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

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

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

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于趙昭儀皆令殺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

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

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

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

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

稽郎官後遷太常丞呂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

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

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

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縱捨也變易

姓名間竄歸家問私也因已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

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呂毒藥太守乃自齋璽書至

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

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

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

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

呂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呂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呂中牢敕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呂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呂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二人秩六百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業呂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敎曰賢者不避害譬猶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剝胎殺天則騏驎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

未聞求賢而裔呂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呂業為酒士王莽時官酤酒故置酒士也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

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呂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呂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呂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呂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呂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何乃誘呂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

後漢八十一
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
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
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
位竝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
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
先自刎呂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
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為任永君業同郡馮信竝好學博古公
孫述連徵命待呂高位皆託青盲呂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
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
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竝會病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呂筋力致養孝
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

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

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

會王

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

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

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

今并州孟縣也

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

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為赤眉

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為賊所圍命如綵髮賴茂負臣踰城

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

尤高宜蒙表擢呂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

續漢書宗正丞一人

比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

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

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

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

馬福呂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戰雄敗執雄呂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為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呂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呂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呂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

脅漢將因呂節過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呂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營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

彭脩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毗陵年十五時

父為郡吏得休休假也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

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

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黽行

太守事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呂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

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黽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

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
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解見文苑

傳朱雲攀毀欄檻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劍斬張禹自非賢君焉

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賞獄吏罪後
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
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
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
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呂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

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
所已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呂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
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

不如使過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呂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

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呂病乞身徙諫議

大夫數納忠言後呂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

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

子秩六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

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

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

曰諸君被問悉當言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

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

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豈可呂刀鋸之餘下見先

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

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蔽呂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呂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呂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竝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

過拜尊親見孺子焉

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

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白

母請設饌呂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呂某日死當巨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為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窆下棺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

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已託死吾歿後但已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曰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已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竝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街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導騎之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

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羸

長守於賤業

史記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

長門肆

志於抱關

解見張皓傳也

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

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貧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敕縣代嵩嵩已為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

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漚漚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史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竝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呂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呂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呂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恂字少林恂音純廣漢新都人也恂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恂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呂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恂即鬻

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恂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恂前即言之於縣縣呂歸恂恂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恂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恂所由得馬恂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恂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住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呂此章卿德耳恂悉呂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恂恂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恂休自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恂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郡令到官至爰亭爰音台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恂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

冤之聲恠况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恠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且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

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醊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

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闕字子春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餽粥續悉簡閱其民訊曰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別駕從事呂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呂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

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呂
爲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
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呂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
方斷葱呂寸爲度是呂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
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鄉里禁王終身續呂
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
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

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

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

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已封當還豫爲
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温病卒
封養視殯斂已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
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

不知處封乃追呂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

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

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

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

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

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呂自焚

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

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

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遮衣妻竊謂充曰今

貧居如此難已久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

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

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甚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曰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呂勸後進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責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呂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呂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呂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昨日也

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曰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八呂爲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呂凡杖卒於家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呂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蠱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呂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旁呂爲窟室晝則隱窻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

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
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
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

宜春今袁州縣

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

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呂讓義前後十餘通記也雲不

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

日至詭求無已詭文曰詭責也重乃密呂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

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

持隣舍郎絝呂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絝呂償之後寧

喪者歸呂絝還主其事乃顯後重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

受罪呂此黜退重見義去亦呂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

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如憂去官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

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

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

初為郡功曹嘗擢舉善人

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呂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

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

還義乃呂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

作義默自表取其罪呂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

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

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

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

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用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曰後

遂稱云馬融以為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異制馬云灌習也使持節督

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

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

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

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

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

追業常賃灌園恥交執利為考與後為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

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呂

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

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

呂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呂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

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呂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

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呂

冉為萊蕪長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呂猶急不

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議者欲呂為侍御史因遁身逃

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

子掬拾自資袁山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掬麥得五斛贈人尹臺遺之一斛或寓息客

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

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

范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

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書也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

罪又辟太尉府呂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

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

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呂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

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干飯寒

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首義云謂人立可隱肘

也隱音於斬反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夕令

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

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為貞節先生諡法清白守節曰貞會葬者二

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

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

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鉄斧使就挾於肘

腋鉄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雷今之鉄也張揖字詁云雷刃也鉄音華按說文字林二蒼並無鉄字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

令冷每上彭考彭即筭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變懂地者掇而食之掇也

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

滅絕又復燒地呂大鍼刺指爪中使呂把土爪悉懂落主者呂狀

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呂骨肉拒

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呂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

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辟安庸

駮忸行無義忸快也猶言慣習駮音吾楷反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群鬼殺汝於

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

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

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膺上就為主事

趙苞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恥其門

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

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呂到

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

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呂擊郡苞率步

軍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呂擊郡苞率步

軍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呂擊郡苞率步

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曰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呂
 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
 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呂塞賊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
 顧呂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呂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
 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殫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
 策弔慰封郇侯郇今貝州縣也音式榆反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
 母呂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高士傳向長向字作尚也少為書生性卓詭
 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說文緒生緣也從糸肖聲音消常於竈北坐板牀上
 如是積久板乃有漆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
 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

案此字當作幪音此消反其字從中古詩云少年見羅敷帔中著幪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幪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髮也

乞句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
 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
 兆韋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
 素從儉脫易簡素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
 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
 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
 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
 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及諸曹事

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
 庭中慷慨呪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
 順天意至今天地否隔萬物焦苦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

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
請若至中不語乞已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已自環焚乾草也
構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
潤世已此稱其志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
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水車毀頓滯道路
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
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
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已拂
名公之子拂高之子也乃為起焉拂已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
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已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
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

已封蓋為民也

禮記曰各山大澤不以封

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已此獲禍

貴子申甫則自己不孤也

申甫拂之子

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為孝

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
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獨則助營妻娶寡婦為廢無夫曰獨獻帝遷都西

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
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
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已
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已
救其乏眾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

魏志烈字彥方

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已義行稱鄉里有盜牛

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
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

懷恥惡必能改善故曰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曰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曰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竝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曰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更居玄菟任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訪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之遣就師學為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訪酬政事欲曰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乘履方正不差二也惟此剛絜果行育德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獨行傳第七十一

西川屯鳳崗氏園園南

後漢書八十一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後漢書八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者也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曰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

墳記矣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

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

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於河畔沈璧禮畢至於下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箕子之術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師

曠之書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緯候之部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鈴決之符兵法有玉鈴篇及玄女六篇要決曰

區時有可聞者焉小爾雅曰曠深也區域也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

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

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郎顛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闡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曰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曰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逢專注云逢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寔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曰效於事也

望雲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

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或開末而抑其端

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鄭玄注云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

或曲辭曰章其義

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於著龜也

可使知之

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

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

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大等竝以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費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搢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

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允信

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

圖籙越登槐鼎之任

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鄭興賈逵呂附同以讖文拜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

稱顯桓譚尹敏曰垂忤淪敗

各見本傳

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

乏於時矣

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祕密故稱內

是曰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

曰為宜見藏擯

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

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

忌蓋為此也

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眾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

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核或同

破音五

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

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合表之云表顯也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父文孫明曉天官風角祕要文公少

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舊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

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

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

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時天旱白刺史曰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為其備刺史

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

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餽時

湔水涌起十餘丈鄒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王壘山在今益州湔音丁延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

遂曰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

數推歷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時人莫

知其故後兵寇竝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

捷健也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

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壅於城郭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為石笋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

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

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郡自漢改為新野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少師事東海

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

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

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

問君來何遲仲子具曰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

巨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

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壅於城郭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為石笋

武卽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

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溟埤蒼曰溟噴也音與執法

奏為不敬執法禮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曰此厭之後齊

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

未可引動憲乃當車拔佩刀引斷車鞅鞅在馬胸音胤帝不從遂上隴其後

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

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曰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

伏地稱眩瞽不復言昏亂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

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引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郎稍遷酒

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

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

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

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

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飴作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疎河曰利天

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引死

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執起塘四

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

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

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引

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射

時人異焉後引病卒晨於都宮為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

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尼首方面尼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少遊

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歛歛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

鈇鑽詣闕請歛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

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

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

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為主簿所欺不

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

自往問何已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

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

立祠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石城人思之共為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

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

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為焉乃詔上

方詆視說文曰詆亦視也音直各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

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

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

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

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所禱無不

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

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吾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

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覺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

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竊曰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齋長印綬上言暴卒倫曰此蓋禮信

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也舉孝廉為壽張令

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為娉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衣復雨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稍遷荊州刺史

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飛逝不集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

尚書洪範曰皇國注云皇大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

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咎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慮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

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已少膺儒雅韜合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蹟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已

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

董督也勗勵也得已免戾寔賴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

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

察實為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與同史蘇京房之倫

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已求譽不馳驚已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

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

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

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曰頑鴛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乘

夕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夕猶休惕戒懼若危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曰

光七曜之明下曰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曰行春乘

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

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救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

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塚也墳謂築土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

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郡

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曰問由由對曰此占

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大茂州汶川縣也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作柿音字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

太守曰問由由對

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

飲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

者人請問何曰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其

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於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少篤學明於風角和

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

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將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且

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且日稜延望景晏曰為無

徵至哺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

度宛陵浦里航宛陵縣屬丹陽郡航以舟濟水也馬跪足是曰不得速跪屈損也稜乃服焉後

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

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為反哺之哺上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此屏障何由可轉

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

宛陵縣屬丹陽郡航以舟濟水也

跪屈損也

詣暴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曰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曰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前書謂騰參益州之分野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

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曰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曰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二年喪畢或去或留也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為前將軍見前書也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郃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

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兩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
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
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
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曰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
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
與吏鬪頭破者曰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
業翳遂隱居竄跡終於家

廖扶字文起

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

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

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曰法喪身
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
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

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
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
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
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
於家二子孟舉偉舉竝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為鬱林太
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
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
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

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
我乃逃禍非避富也

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

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

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

巴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

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左傳曰善人富謂之殃
幸淫人富謂之殃

牆

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
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

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
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

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稽嘉汁
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十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
保乾圖漢含孽佑助期
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隱於壺山之陽

山在今鄧州新縣北即張
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

受業者四方而

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
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澆之乃令記
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
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
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

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
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銳意典籍至乃歷年身不

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
車徵不行卒於家也

李昂

謝承書曰炳字子然鄴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
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

車徵不

北海郎宗

謝承書曰宗字仲綬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常負笈荷
擔賣卜給食瘠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昂孔喬

等前此徵命未肯降意恐土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徵致嘉禮遣詣
公車將呂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
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恭風宗占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

見儒

東平王輔六人

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授神契嘗隱居野廬以道
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

遜安帝公車徵
不行卒於家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竝不至永建二年順帝

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
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曰禮屈帝怒謂英曰朕
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曰慢朕命英
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
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
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

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
原憲居環堵之中也

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

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

簞筥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

陛下焉能富臣焉

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大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

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曰師

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曰

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曰八月致牛一頭酒三

斛如有不幸祠曰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

僉曰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曰為失望

謝承書曰南郡

王逸素與英善因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

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

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曰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

曰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

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

驗變災異復於常也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曰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

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

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

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

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

於家孫陵靈帝時曰詣事宦人為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

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

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曰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

易曰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

甚李固朱穆等曰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曰然也然

而後進希之曰成名世主禮之曰得眾原其無用亦所曰為用則

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曰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垂用本乎禮

樂適末或疎

文章雖美時敝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

及其陶摺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

者豈非道邈用表垂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而或者忽不踐

之地賒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

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墊猶掘也至乃謂謀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

為力詐可已救淪敝文律足已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

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足以喜孟軻有言曰已夏變夷

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葛山也鳳皇氏國也周中

後漢書八十二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已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已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也而在蕭牆之內蕭牆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揚舉也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陽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又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戲弄長習

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
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
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
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
之世呂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
在天得之有命呂貨求位吾不忍也

謝承書曰穆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
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
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
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
不受錢後舉孝廉呂高第爲主事遷繒相

繒縣屬琅琊郡故城
在今沂州承縣東北時繒侯劉
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謁
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呂弔小相明侯何因得
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
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

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
辭諫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
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
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呂東
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
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

謝承書曰穆子字允慈亦爲善士舉
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

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

故詣請
命也

行遇道士張巨君授呂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
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
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

後漢八十二下
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
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

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
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召南陽宗資爲討

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召賊屯

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宜發五陽郡兵郡名有陽謂山陽廣

也從孤擊虛召討之資具召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

召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

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

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

師攻之可召全勝熲從之果召破賊於是召狀表聞又說其人既

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

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召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

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

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

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

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

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

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

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

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為益州牧扶亦為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褒秋豪之善貶織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

過云

蜀志曰密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環穎乎密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

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也先王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密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臥在弟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辭遷大司農而卒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

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脉法

傳於世

診候也音直刃反

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

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旨臨臣臣懷怖懾旨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

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呂恐懼之心加
呂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呂為不愈也帝
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專音遊學徐土兼通數經

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呂為仙沛相陳珪舉孝

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心識分

銖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

令先呂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

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呂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

之間皆平復之候其驗若神別傳曰人有兒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脈

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
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
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腳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二
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

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
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市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
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亭歷大血散立
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
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器置高二三尺滿百灌佗
乃然火温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燠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須眉墮落佗曰
是脾半腐可剗腹養療也佗便飲藥令臥破腹視脾咽喉半腐剗去惡肉以膏傳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

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蘞甚酸謂之蘋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慘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

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

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呂十數乃知其奇魏志曰

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
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代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口試作熱食
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
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
故療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者也

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呂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
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

因臙患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因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曰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旣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鍼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執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

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

他別傳曰有人病腳蹙不能行

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卽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己

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曰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卽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

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生譬

猶戶樞終不朽也是曰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鸕顧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鸕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曰求難老吾有

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他別傳曰吳普從他

足曰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曰著粉身體

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

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

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

於人者佗授曰漆葉青麩散他別傳曰青麩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麩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漆葉屑

一斗青麩十四兩曰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

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及

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

者列於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

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

寫還精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常屈頸鵲息鵲音姑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鵲毛萇注曰鵲雉也山海經曰文凡之山多白鵲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須髮盡白

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

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

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麀鹿傳世

見之云三百餘年後承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

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

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

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

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

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

溪水之上

鄞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

遂結言約共曰其術療病各

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

禁枯樹樹即生莢

易曰枯楊生莢注云莢者楊之秀也

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

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曰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

禁架所療皆除

禁架即禁術也

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

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

南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據

炳笑不應既而爨孰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

和猶許也俗本

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

能入也

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

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

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

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

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

僊之人已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

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

說文曰兩人對舉為扛音江

聞笑而下樓曰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

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

顧念也

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

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曰為縊死大小驚號遂

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

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曰朽索懸萬斤石於

心上衆虵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呂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爲作一符曰呂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呂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呂敕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

呂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今曹州縣句音劬有神異之道嘗抱隣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悲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曰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

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已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已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鄠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竝行應之竝猶且也音蒲朗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已根為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為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返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已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

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罏悉亡其酒脯矣罏猶肆也操懷不喜喜音許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許為事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魏文帝典論論卻儉等事曰潁川卻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賈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單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眾人無不嗚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日忽言曰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宓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僊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已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為丹書符効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編姓也盲意名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吳大夫能効百鬼眾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

為魅所病侯為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

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効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

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

火相隨豈能効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効

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

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齋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

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

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奮尾鼓颰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執而可散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

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樂大之徒也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

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鍼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

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人玄丘山去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

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

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胎息者能以鼻口噓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

喻如在胎之中嗽音朔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

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

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呂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

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呂送之後弟子

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

與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曰堯稱則天

不屈穎陽之高穎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茲曰降風

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曰求其志或回

避曰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或靜已曰鎮其躁謂逢萌之類也

或去危曰圖其安四時之類也或垢俗曰動其槩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或疵物曰激其

清梁鴻嚴光之流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

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

性分所至而已分音符問反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

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赦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之魯

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彼雖經經有類沽名者

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首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經經乎莫已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蘊

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沽謂街賣也

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

夫飾智巧已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

則輕王公也

荀卿子之文也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籍義憤甚矣是時

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毛詩序

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

本或作

求之若不及

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筭側席而坐章昭注云側猶特也禮意喻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為篡篡亦取也

光武側席幽人

所徵責相望於巖中矣

毛詩序曰干旄美善也其詩曰子干旄在浚之城易賁卦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浦車以浦裹輪取其安前書武帝

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

前書薛方字子容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

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

亦禮鄭均而徵高鳳已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

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

不反

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軼絕塵則回瞳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同夫

作者列之此篇

論語曰賢者辟代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

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一老者即禽

即就也易云即

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

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

帝王紀曰按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尚書云

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已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

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

高士傳向字作尚

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

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為近之

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廓陌

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
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
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損
卦曰二益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易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也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
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岳名山
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
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

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謂君臣夫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即

解冠挂東都城門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郭城北頭第一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
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盆也哭於市曰新乎

新乎

王莽為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之

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

今在萊州即墨縣東

南有大勞山小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
禮萌不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
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
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呂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
徵萌託呂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已徵我者已其有益
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已壽終
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
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
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所養而遇之
不呂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

悉免遣奴婢送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

收賦稅者後讀春秋聞復雙豆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

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諸之也故襄公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刻鬪日既

交刃而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

悟而去自此敕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

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呂病

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

待見尚書以穀樹皮為綃頭也綃頭解見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

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

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已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

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

呂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

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

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

奏天子呂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

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

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

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

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

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

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閭陽也前書曰

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呂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

徵不至呂壽終代為戚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計刺史二千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

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曰物色訪之以其

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

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

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

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

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

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

曰買菜乎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

求益也 呂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

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

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

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

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

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

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

臥光呂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

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

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

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三年八十終於

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

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

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制信陽侯陰就光

烈皇后弟也呂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

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

曰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呂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元吾為修遠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鴻時尚幼呂

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也去下悉呂豕償之其主猶呂為少鴻曰無它財願呂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曰女音尼慮反鴻竝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

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呂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也斥遠也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呂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呂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呂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呂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

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悒怛兮傷悴志菲

菲兮升降

爾雅註悒怛憂也非菲高下不定也假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

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

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哢哢

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哢音延讒言捷急之貌

固靡

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

建立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以適吳者冀異州之人貴尚賢德

聊逍搖兮遨嬉纘

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

舍其車而就舟船

過季札兮延

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

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冀幸

其神靈與之同美也

惟季春兮華阜麥舍舍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

委結懷恨也究窮也

口囂囂兮余訕

日臭

茂盛也臭敗也

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

委結懷恨也究窮也

口囂囂兮余訕

嗟恹恹兮誰留

訕謗也鄭玄註禮記曰恹恹恐也

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

說文曰廡堂下

周岸也釋名大屋曰廡

為人賃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

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

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

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

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家在

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

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

毛詩曰伐木丁丁為鳴嚶嚶出自幽谷

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

高士傳曰恢字伯通

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已農暇為業而專精誦讀

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

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

於西唐山中

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酈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

隣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

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

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

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

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甯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

族無倦

嘗曰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

曰為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

耳恥聞禪讓

許由隱於潁陽聞堯欲禪乃臨潁而洗耳

孤竹長飢羞食周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

或高

棲曰違行或疾物曰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

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為哉與夫

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

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稽康臨刑顧曰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迹相明

故引康為喻

臺佟字孝威

佟音入冬反

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

武安縣之山也

鑿穴為居采藥

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

史乃執贄見佟曰

嵇康高士傳曰刺史執棗栗之贄往

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

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

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

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

那語餘聲也音乃賀反

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

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遜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

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曰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

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曰韓徵君

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曰為田叟也使奪其牛

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

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遜曰壽終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遜山谷因

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曰才博顯

名章曰廉直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曰觀其

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

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遜亦有理國養人

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

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

道曰待堯舜之君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賦祿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豈若使是人為堯舜之人哉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

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仙傳蕭史秦穆公時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且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

而去也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

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

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曰兔置為事置兔網也毛詩序曰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

德賢人衆多故慎以為事焉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

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

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憇驢鳴憇音虛記反良嘗學

之曰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

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

所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

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

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

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

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遜辭也悉將

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呂壽終初良五女竝

賢毋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筥木屐呂遣之五女能遵其

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高一作喬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

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

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

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呂功曹相屈光贊本

朝何如真曰呂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懼音紀辟公府舉賢良

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謂詩書禮樂也學究典與幽

居恬泊樂呂忘憂將蹈老氏之高縱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

加褒職毛詩曰褒職有闕謂三公也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

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

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

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呂壽終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

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

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

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

子邪立天子呂父天下邪役天下呂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

采椽而萬人曰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

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

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班布也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

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解見獨行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

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臧文仲聞六與夢滅曰臯陶廷堅不祀忽諸

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

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雖泣而無所及矣二人欲與之語不顧

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謂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

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

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

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龜鼉穴於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

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

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曰遺子孫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

太康中為龐公曰世人皆遺之曰危今獨遺之曰安雖所遺不同未

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

枉違遠也

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張

張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西川毛鳳尊
氏關國開市

後漢書八十三

列女傳第七十四

後漢書八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

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降一女子于媯汭嬪于虞尚遠也

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

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

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已後綜其成事迹為列女篇如

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嫔李姬各附家傳

嫔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

若斯之類竝不

兼書餘但摛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

苦故呂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

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呂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

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

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
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
不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吾
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

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

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

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云耒耜之上見令

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喪也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

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

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輩也見客而

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

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

屈音渠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

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

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曰意目遺其

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

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曰行學不在姑嗜魚

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

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

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

落蒙其安全比近也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

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爲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所居治鄉

人為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曰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

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也

故君曰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臧書閣踵而成之也踵繼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曰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

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

兄續繼昭成之

融兄名續見馬援傳

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曰母憂上書

乞身太后不欲許曰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

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謦言納芻蕘之謀

慮

前書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

妾昭得曰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曰

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

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

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太伯

違邠孔子稱為三讓

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採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而言之也

所曰光昭令德

論語孔子之言也何有言若無

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曰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

有

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

謂嗚哩弘聞也

而曰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豪毛加於今日

謂有纖微之過則推讓之美失

也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

言不足采，示蟲蠹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

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

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傳曰：潔齊豐盛也。年十有四，執箕帚

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言執箕帚主賤役以事舅姑。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

懼黜辱。已增父母之羞，已益中外之累。中內也。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

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素先也。恒恐子穀負辱，清朝

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

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

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去矣，猶言從今已往。卑

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

瓦之瓦，毛萇注曰：瓦紡磚也。箋云：臥於地，卑之也。紡，磚習其事也。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

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三者蓋女

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名已之善也。

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

夙夜。作起也。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難也。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

也。正色端操，已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已供祖宗

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

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

也是。已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

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已，御婦婦不賢則

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也。

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

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也。

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

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也。

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

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也。

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

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也。

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

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也。

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

無曰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曰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八小學獨不可依此曰為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曰剛為德陰曰柔為用男曰彊為貴女曰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

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曰和親恩曰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曰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曰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存至尊在不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

之天也婦人不二適者猶曰不二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

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

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

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目不邪視出無冶容入無

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

脫視聽陔輪陔輪不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

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

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

豈當可失哉物有已恩自離者亦有已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

姑云非此所謂已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

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德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

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

可賞影響言順從也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

姑之愛已猶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

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已求親

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

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况婦人者也雖已賢女之行聰

後漢書

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

執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

之堅者若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為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

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媛則能依義已篤好崇恩已結援使徽美顯

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隣休光延於

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托名已自高於妹則因寵已驕盈驕

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已美隱而過宣姑忿而

夫愠毀譽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

累 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

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

易繫辭

順則婦之行凡斯

二者足引和矣詩云在此無惡在彼無射其斯之謂也

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射音

亦毛詩射

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

昭楷之妹也

亦有才惠為

書曰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

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

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

還曰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

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飲

廉者不受

嗟來之食

解見文苑傳也

况拾遺求利巨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

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絹而累引至

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

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

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亡無也

引就懿德若中道而

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

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

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

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

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

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引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

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

安眾縣屬南陽郡

四子引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

姜慈愛温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

孝甚矣何不別居呂遠之對曰吾方呂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呂修革自後訓導愈明竝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龔勝臨亡並有遺令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

或作爪見項原列女傳

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會稽

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呂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呂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呂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呂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已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與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已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它人之賢者猶丘陵焉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酒泉龐消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雙乃喜而自賀已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已候雙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已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已束帛禮之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已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其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已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已來歷代不替男已忠孝顯女已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已豫自刑翦已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稜稜縣邑有祀必膳焉膳祭餘肉也尊

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呂駟輜百乘馬二十四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呂其頭懸鞞鞭撲交下周禮考工記曰輓長六尺鄭眾曰謂輓端壓牛領者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

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

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已采許之

魏書奕字伯益壽之子也為太子文學早卒

因詐稱病

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呂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已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犍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

便解道程楷為齋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呂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健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竝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呂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象其形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

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也曰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

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

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廩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旦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

禮記曰男女不親授

乞給紙筆真草唯命

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

後漢八十四
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
邦擁主呂自疆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
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
遺尸骸相掌拒掌音直庚反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
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
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呂亭刃我曹
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且則
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
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
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
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
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

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
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
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
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
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
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旣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
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筑筑
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
相寬大爲復疆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
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祐
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
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冥音飢當食

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
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遠陽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
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兜離匈奴言語之貌歲聿暮
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
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
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
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
所生兒呼母兮嗥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筑筑頓復
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閑婉有禮

列女傳第七十四

魏川屯鳳崗氏書

後漢書八十四

容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所記也管彤亦管箏解見皇后紀

